



莊子第六卷

刻意第十五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彊國之人致功弁兼者之所好也就數澤處間曠釣魚間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間暇者之所好也吹呶呼吸吐故納新能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

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間不道引而壽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惔寂寞虚无无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物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无鬼責其生若淨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无憂其神純粹其氣不罷虚無恬惔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无所於忤虚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无所於逆粹之至也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无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无

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之精通合于天倫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繕性第十六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

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古之人處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與治化之流灂澆淳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

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弱心
然後民始惑亂无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
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
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无以興乎世世无以
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
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
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
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
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古之存身者不
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

反其性已又何爲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
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
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无以益其樂而
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
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圍其去不可止
故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
无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
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涘渚崖之間不

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
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
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
聞道百以爲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
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
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
家北海若曰井竈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
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
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
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
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
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
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
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
見小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礪
刃罪空疇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
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
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
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
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

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无窮時无止分无常終始无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无窮證曩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无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无常也明乎坦途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

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无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埤音音又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无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爲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衆不賤佞

譖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知是非
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
不得大人无已約分之至也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
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
觀之物无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
賤不在已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
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
米也知豪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觀矣以功觀之因
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則
萬物莫不无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則功分
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而因
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
非則趣操覩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
爭而王白公爭而滅出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
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
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驪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
狸狴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瞋目而不
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无非師治而无亂
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无
地師陰而无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

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
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
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
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柰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
何貴何賤是謂及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
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
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其若
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矜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
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
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
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
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
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
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
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
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
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
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躡躡而
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
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

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
真夔憐虺黯虺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虺
曰吾以一足踰殫蹕角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
使萬足獨柰何虺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
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
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虺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
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
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
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无有何
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
指我則勝我鱗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
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
人能之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
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
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
天下无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无通人非知
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
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
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
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无幾何

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汙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无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天堦堦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鱉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掖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軒音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堦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鱉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堦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蚩負山商鉅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堦井之鼃與且彼方趾黃泉而登大皇无南无比奭然四解淪於不測无東

无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
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
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
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
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_却劫而不合舌舉
而不下乃逸而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
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
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
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
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
尾於塗中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
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
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鵯鷦子知之乎夫鵯鷦發
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
泉不飲於是鷦得腐鼠鷦鷯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
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
之上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
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
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

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天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烈士爲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誣誣胡挺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无爲可以定是

非至樂活身唯無爲幾存請嘗試言之天无爲以之
清地无爲以之寧故兩无爲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
縮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无有象乎萬物職職
皆从无爲殖故曰天地无爲也而无不爲也人也孰
能得无爲哉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
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
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
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
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
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
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噉噉
古弔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支離叔
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崐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
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蹙蹙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
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
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
何惡焉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音樓髑髏音髑然有音堯然有形擿
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
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
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

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
而卧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
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
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
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
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及子父母
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曠蹙頰曰吾安能
弃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顏淵東之齊孔子
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
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
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
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
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
之言彼將內求於已而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
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
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
敢食一嚮反轉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
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
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鱸鰕隨行列而止委蛇
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誹誹爲乎咸池九韶

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攬蓬而拍之曰唯予與女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歎乎種有幾得水則為鼈得水土之際則為鼃蠃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舄陵舄得鬱棲則為烏足烏足之根為蟻蟪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鳴掇鳴掇千日為鳥其名為乾

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音醯願輅生乎食

醯黃輓音况生乎九猷音猷苜生乎腐音腐罐音罐一羊奚比

乎不筭音不息尹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

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莊子第六卷終

莊子第七卷

達生第十九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
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
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
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
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雖
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夫欲免爲形者
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
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

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屠予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滯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中是故選物而不懼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讐者不折鏃干雖有伎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无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

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厥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蝸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蝸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痴僂丈人之謂乎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没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殫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賢學生吾子與祝賢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岩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逮也行年四十而有內

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
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仲尼曰無入而
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
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
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
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
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撻音汝汝十日戒三日齊藉
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爲之乎爲彘謀曰
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爲謀則苟生有
軒冕之尊死得於豚殖轉楯之上聚俚之中則爲之
爲彘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桓公
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
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諛呼該詒吐代爲病數日不出
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
溜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
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
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戶內之煩
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陪阿鮭鬻躍之西北方
之下者則泆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峩音山山有夔野
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

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
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鞭
殺引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
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紀渚子爲王養鬪雞
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
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
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
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孔子觀於呂
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鼃鼃魚鱉之所不能游
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
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
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
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
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
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
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
而然命也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
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
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
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

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
公朝其巧專而外骨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
矣然後成見鑿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
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
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
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
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
焉故曰敗工倕旋而蓋規矩圻與物化而不以心稽
故其靈臺一而不桎念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
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
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有孫休者踵門而
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
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逐於州
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
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茫然彷徨乎
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長而不
宰今汝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汗昭昭乎若揭日月
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隳盲
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
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

何爲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已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歎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鼙以車馬樂鳩音以鍾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山木第二十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无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无譽无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

而无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遊乎萬物之祖
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
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
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
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忘之其唯道德之鄉乎市
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
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
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
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鸞孤文豹棲於山林伏
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疏

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
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灾也今魯國獨非君
之皮邪吾願君剝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无人之
野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
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
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
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
直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无
形偃无留居以爲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无人吾
誰與爲鄰吾無糧我无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

君之費寡君之欲雖无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
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
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
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
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
舩來觸舟雖有憚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
張歛之一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
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
遊世其孰能害之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歛以爲鍾爲
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

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太奢聞之
既離既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
茫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彊梁
隨其曲傳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歛而毫毛不挫而况
有大塗者乎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
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呼然任曰予嘗
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名曰意怠其爲鳥也紛紛
縮狹狹縮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爲
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
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

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指勢不爲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倉牝粟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孔子問子桑雎暗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雎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弃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弃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弃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其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其以絕彼无故以合者則无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異日桑雎又曰舜之將死真冷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

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縻賢節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柗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生長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眇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楫枝而歌焱氏之風有其具而无其數有其聲而无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曰回无受天損易无受人益難无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无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極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借逝之謂也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况乎所以待天乎何谓无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取

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鷦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
雖落其實弃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
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
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
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
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莊周遊乎雕
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翬廣十尺目大運寸
感周之穎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翬殷不逝
目大不覩褰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
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
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
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誅雖遂之莊周反
入三月不庭蘭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間甚不庭
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
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
吾身異鵲感吾穎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
爲戮吾所以不庭也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
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
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
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

而士首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田子方第二十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真爲我累耳温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温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温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

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温伯
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
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
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
回瞠敕庚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
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
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
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
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
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
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咸功
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
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
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
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
與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爲
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
忘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孔子
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熱然似非人孔子
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

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
遊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
辟焉而不能言嘗爲女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
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
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
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
歸始終相反乎无端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且孰
爲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
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
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
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胷次夫天下也
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
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
喪禍福之所介乎弃隸者若弃泥塗知身貴於隸也
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
足以患心已爲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
而猶假至言以脩心古之君子孰能脫焉老聃曰不
然夫水之於沟也无爲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
不脩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
自明夫何脩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

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園冠者知天時履方履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无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无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僮僮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羸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頰頰占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

諸大夫蹇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
曰先君之命王其無它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
之政典法無更備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
壞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黷斛不敢入於四竟列
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黷
斛不敢入於四竟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
爲大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
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顏淵問於
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女
无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
也列御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
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無
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之登高山履危
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
石臨百仞之淵背遂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
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
青天下降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女怵然有恂
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
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
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柰何孫叔敖曰吾

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刦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无變乎已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无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備充滿天地旣以與人已愈有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知北遊第二十二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斧緡之丘而適遭无爲謂焉知謂无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无爲謂不荅也非不荅不知荅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闕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无思无虑始

知道无處无服始安道无從无道始得道知問黃帝
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
无爲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
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
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故曰失道而後
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
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
於无爲无爲而无不爲也今已爲物也欲復歸根不
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
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
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
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
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
曰吾問无爲謂无爲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
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
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
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
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
爲知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
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

理是故至人无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爲巨未離其內秋毫爲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

曰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
承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
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間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淪而心澡雪而精神捨擊而知天道窅然難言哉將爲汝言其崖畧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无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

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
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彊
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
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
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
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
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
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
而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
之間直且爲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音意於

反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爲
堯桀之是非果祿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
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
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
過卻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溲然莫不
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亡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
天弢斃刀墮其天袞紛乎宛乎冤魄將往乃身從之
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
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
則不至明見无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

之謂大得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无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甃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稀也每下愈況汝唯莫必无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无何有之宮同合而論无所終窮乎嘗相與无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間乎寥已吾志无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

馮閔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无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爲盈虛非盈虛彼爲衰殺非衰殺彼爲本末非本末彼爲積散非積散也芴苒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芴苒日中參音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噪黯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弃予而死已矣夫子无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弁埒弔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况夫躰道者乎

視之无形聽之无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於是秦清問乎无窮曰子知道乎无窮曰吾不知又問乎无爲无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无爲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秦清以之言也問乎无始曰若是則无窮之弗知與无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无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内矣知之外矣於是秦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知乎孰知不知之知无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

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无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无問問无應无問問之是問窮也无應應之是无内也以无内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内不知乎大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大虛光曜問乎无有曰夫子有乎其无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无矣而未能无无也及爲无有矣何從至此哉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

十而好捶鉤於物无視也非鉤无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无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

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狝韋氏之圃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整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臯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

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謂物逆旅耳
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
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
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爲齊知之所知則淺
矣

莊子第七卷終

